

乔治站在猪圈前，凝视着围栏，那里面显然空无一物。他思忖道，猪不会在片刻之前就消失得毫无踪影吧？他眨了眨眼睛，确信那是否都是某种可怕的视觉幻影。当他再次仔细地看去，那头猪依然不在。它那肥大的，沾满泥巴的，粉红色的身体不知到何处去了。事实上，当乔治再次审视的时候，情况非但没变好，反而更糟了。他注意到，猪圈的边门随意敞开着，这说明有人没把门关好，而这个人多半正是他自己。

“乔吉！（乔治的昵称）”他听到妈妈在厨房里呼唤他。“我很快就要开饭了，你只有一个小时了，功课做完了吗？”

“妈，做完了。”他假装高兴地回答。

“你的猪好吗？”

“它很好！很好！”乔治急速地尖声回答。他试着发出几声猪的哼哼声，让人听起来，似乎这小巧的后花园里一切正常：那里种满了许许多多的蔬菜，还有一头硕大的——然而现在已经神秘地失踪了的——猪。为了使他妈妈满意，他又发出几声猪的哼哼声——对乔治来说，在妈妈来到花园之前，最要紧的是赶紧订个计划。虽然他此刻真是束手无策，不知怎样才能晚饭之前找回那头猪，把它赶进猪圈，再关上门。但他正竭尽全力，他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，在他父亲

或母亲见到他之前,将所有的事情搞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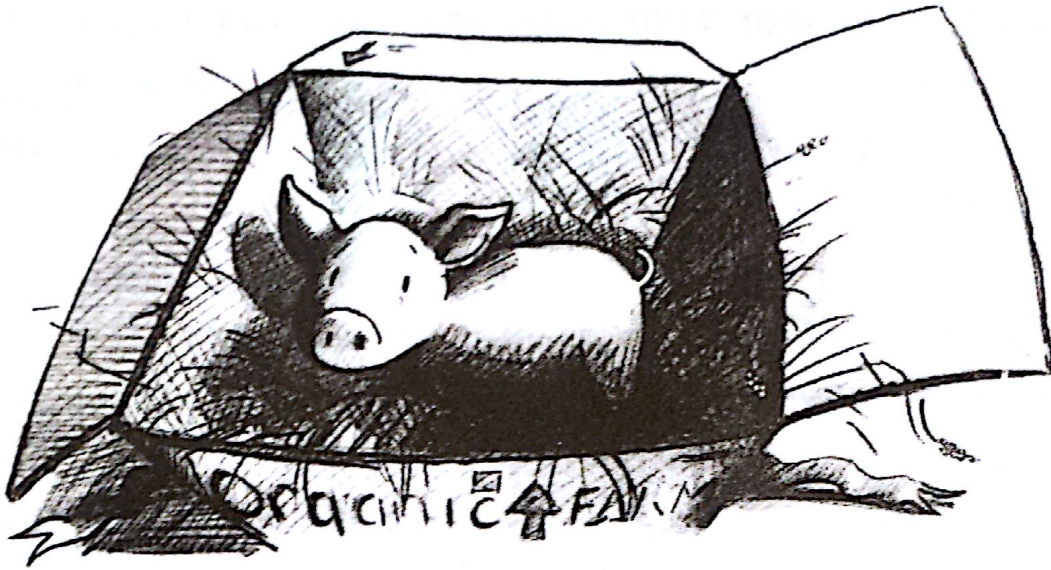
乔治知道,他的父母并不那么喜欢那头猪。他们也从未打算在后花园里养猪。尤其是他父亲,当他想起什么东西在菜地外栖居,就恨得咬牙切齿。这头猪是一个礼物。几年前,在一个寒冷的圣诞节的前夜,有人把一个硬纸板盒子送到他们的门前,盒里发出吱吱哼哼的声音。乔治将它打开时,发现里面有一只气呼呼的粉色猪仔。乔治小心翼翼地将它托出纸盒。当他的这位新朋友甩开小蹄,绕着圣诞树滑行时,乔治满心欢喜地观赏着。盒子上还黏着一张便条,上面写道:祝大家圣诞快乐!这小家伙需要一个家——你能给它一个吗?热爱你们的祖母×××

这个家庭的新成员并没有给乔治的父亲带来喜悦。他是一个素食者,但并不因此就表明他喜爱动物。实际上,他更喜爱植物。对付植物要容易得多:它们不会在厨房地板上留下带泥的脚印,弄得脏乱不堪,

或者窜进来把桌上剩下的饼干吃个精光。但乔治因拥有自己的猪而激动。那一年,也和往年一样,他父母送给他的礼物相当乏味。他妈妈送的是家织带橘色条纹的紫色套头毛衣,毛衣的袖头可以一直拖到地板上;他从来不需要一组牧神笙,而他打开饲养蚯蚓的盒子时毫无热情。

在此宇宙中,乔治最想得到的是一台电脑。但他知道,自己的父母亲几乎不可能给他买。他们不喜欢任何现代发明,尽量不使用标准的家用物件。他们要过





更纯粹更简单的生活。他们手洗衣服,没有汽车,为了避开电力,而用蜡烛照明。

这一切都是刻意让乔治有个自然的更好的成长环境,让他远离毒品、添加剂、放射线以及诸如此类的邪恶东西。但唯一的问题是,在摆脱了所有可能对乔治有害东西的同时,他的父母也剥夺了许多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东西。乔治的父母也许对围绕着五月柱跳舞,参加环保游行或者磨麦自制面包乐此不疲,但乔治对此却全无兴趣。他要去游乐场乘云霄飞车,玩电脑游戏,或乘飞机飞到很远很远的某个地方去。而现在,他仅有的只是这头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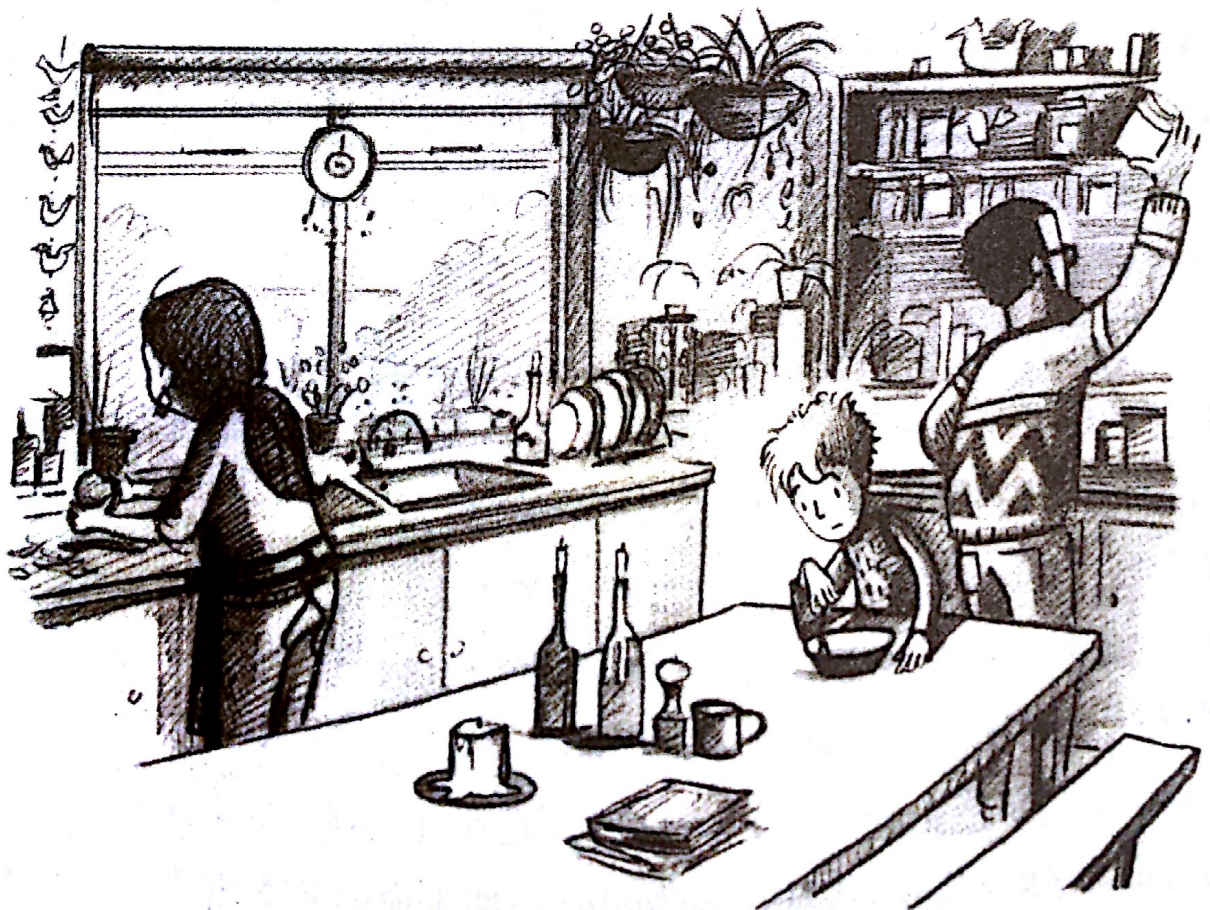
它也是一头很不错的猪。乔治给他取名为弗雷迪。在后花园里,他父亲建了一个猪圈。每天,乔治都在那边流连忘返,度过好几个小时。看着它在麦秸里拱来拱去,寻觅食物,或者在脏东西里抽动鼻子。季节更替,流年变换,乔治的小猪越长越大……越长越大……越长越大,直至在黯淡的光线下,看起来仿佛是一只大象的宝宝。弗雷迪长得越大,就越觉得自己被禁锢在猪圈里。只要逮到机会,它就会逃走,它到小菜园里撒野,践踏胡萝卜缨,大吃小洋白菜,并且咀嚼乔治妈妈的花。尽管妈妈经常对乔治唠叨爱一切生命是多么重要,乔治怀



疑,在弗雷迪糟蹋她的花园的日子里,她并没有对他的猪施以多少爱心。和乔治的父亲一样,她也是素食者。当弗雷迪更具有破坏性的远足之后,当妈妈为其收拾残局时,乔治曾清楚地听见她生气地低声嘀咕“香肠”。

然而,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,弗雷迪毁坏的并非只是蔬菜。它没在花园里四处野跑,而是闯下更大的祸。突然,乔治发现在自家和隔壁花园之间的围栏上有一个可疑的洞,大约猪身大小。昨天那里肯定还没有这个洞。那时,弗雷迪被安全地关在猪圈中,而今天它却无影无踪。这只能表明——这个弗雷迪,在其探险中,它冲出了后花园的安全防护,去了它绝对不该去的地方。

隔壁是一个神秘的地方。从乔治记事起,那里就没人住。晚上,同一排房子的窗户都闪烁着灯光,人们进出时都砰砰地关门,后院也打理得很整洁,而那间房子却孤独地待在那里,那么悲伤、静谧和黑暗。清早听不到孩子欢快的尖叫,晚上也听不见妈妈在后门呼唤家人回





家吃晚饭的声音。周末时,那里既没有钉锤的敲打声,也没有新油漆的气味,那是因为从未有人修理破损的窗框或清理下垂的檐槽。围栏那一边的花园,由于长年未经打理而林木疯长,直到长成像亚马孙丛林似的。

而乔治这一面的后院整洁有序,但非常枯燥。一行行红花菜豆紧缠着木桩,还有一列列松软的生菜,多泡沫的暗绿色的胡萝卜缨,规整的土豆苗。每次乔治踢球,球都一定会“啪嚓”一声地落在悉心护理的山莓丛中,将它们压扁。

乔治的父母曾经划出一小块儿地,让他种蔬菜,希望培养起他对园艺的兴趣,也许将来还可能成为有机农场主。但乔治宁愿仰头望天,而不愿低头看地。由于他试图计算出天空究竟有多少颗星星,因



此在这个行星上,属于他的那一小块地只能是光秃秃的、粗糙的,除了石头、灌木丛之外一无所有。

然而,隔壁邻居却完全不同。乔治经常站在猪圈的棚顶上,远远地凝视着围栏之外,那纷乱却美妙的树林。大片的矮树丛搭成隐蔽舒适的小安乐窝,而弯曲多节的树枝更便于小男孩攀爬。野黑莓结丛成长,带刺的分支弯折成奇异的波状圈,并相互交叉犹如火车站的铁轨。夏日里,弯弯曲曲的旋花蔓蜘蛛网似的紧抱着园中所有的植物;地面上处处冒出黄色的蒲公英;巨大的有刺有毒的猪草如同外星物种般地耸现,在疯长的浅绿色的草木之上;细小的蓝色勿忘我花眨着眼睛。

但邻居也是禁区。乔治曾想把它当作另一个游玩场,但他的父母严厉地阻止了这个想法:“不可以。”这不是他们平时常说的“不可以”,那是空泛的亲切的,我们不让你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之类的“不可以”。这是真正的“不可以”,是不由分说,不容你争辩的那种。学校中的其他人都有一台电视,有些孩子的卧室里甚至也有一台。乔治曾试图提议,也许他的父母可以考虑为他买一台,但他遭遇的是同一类的“不可以”。就电视这个话题,乔治不得不聆听父母的长篇解释,比如观看无须动脑的垃圾会污染他的头脑云云。而要想跑到邻居那儿去,父亲根本不须对他说教,只是断然的不许讨价还价的一声“不可以!”

然而,乔治总希望知道为什么。他猜想从父亲那里得不到任何答案,于是就转去问母亲。

“哦,乔治,”她一边叹息,一边将球状的甘蓝和大头菜切成小块拌入糕点粉中。她喜欢用手边的任何东西烤蛋糕,而不用实际上能组合得更加美味的配料。“你的问题太多了。”

“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到隔壁去?”乔治执意问道,“我保证,如果你告诉我,这一整天,我将不再提其他问题。”

妈妈在印花围裙上抹了抹手,又喝了一口荨麻茶。“好吧,乔治。”她说,“如果你来搅拌松饼,我就给你讲一个故事。”妈妈递过一个巨大的褐色的搅拌碗和木勺。她坐了下来。乔治立即开始搅拌黄色的黏稠的面团,那里面掺和了斑斑点点的绿色白色的蔬菜。



“当初，我们搬到这里时，”妈妈开始讲述，“你还很小，那个房子里住着一位老人。我难得见到他，但他的模样我还记得很清楚。他的胡子是我见过的最长的——一直到膝盖。没人知道他多大年纪了。邻里说，他一直就住在这里。”

“那他后来怎么样了？”乔治问道，他已经忘记自己不问其他问题的承诺了。

“没人知道。”妈妈神秘地低语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乔治停止了搅拌，再问道。

“只不过是，”妈妈说，“有一天他还在那里，第二天就不见了。”

“他也许去度假了？”乔治说。

“如果他去度假，那么再也不回来了，”妈妈说，“最终，他们搜查了那房子，可没找到他的踪影。此后这房子就一直空着，没人再见过他。”

“天哪！”乔治叹道。

“不久以前，”妈妈吹了一下热茶，继续说，“我们听见邻居有响动——在半夜时砰地响了一声。还有手电光和人声。一些人破门而入，擅自占据了空房——警察必须把他们赶走。刚好上周，我们再次听到响动。不知道那房子里会有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爸爸不准你去那里。乔吉。”

当乔治看到围栏上的大黑洞，他想起和妈妈以前的交谈。但她说的故事并没能阻止他要去邻居那边的愿望——那里仍然是神秘诱人的。但他也知道，别人不让他去隔壁而自己要去是一回事，发现自己必须去又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一边突然显得黑暗、阴森，非常恐怖。

乔治处于两难之中。一方面，他想回家，回到那摇曳不定的烛光下，闻着母亲烹调时发出的奇特而熟悉的气味；关上后门，再次安全舒适地待在自己的屋子里。但这就意味着让弗雷迪孤独，也许还可能处于危险的境地。他不能请求父母伸出援手，万一他们确定这是弗雷迪名字上的最后的一个污点，并将它弄成熏火腿片呢？乔治深深地吸



了一口气,决定必须采取行动。他必须到隔壁去。

他闭上眼睛,钻进围栏的洞。当他从另一边出来时,睁开眼睛,刚好处于丛林花园的正当中。他头上的树木浓密得几乎看不到天空。夜色渐深,而茂密的树林使之更加阴暗。看来乔治只能在大丛野草里踏出一条路。他沿着这条路走,希望能找到弗雷迪。

他趟过一垄垄高大的野黑莓。黑莓钩住了他的衣裳,划伤他裸露的皮肤。在暮色中,这些黑莓似一只只手,要把刺胡乱地刺入他的手臂和腿部。他脚下是灰暗的糊状的老叶,荨麻用尖锐的带刺的手指攻击他。这一段时间,林中的风在他头上低吟叹息。这些叶子似乎在告诫:“乔治,小心点儿,小心点儿。”

乔治沿着小路,到达房子正后方的一块空地。直至此时,他还未听到或看到那头顽皮的猪的任何踪影。但是,在后门外残缺的铺路石上,他清晰地看到一组污泥的猪蹄印。从这些踪迹上,乔治可以确知弗雷迪的行踪。他的猪已经通过后门,直入那座废弃的房子。这扇门刚好被推开,让一头肥猪可以挤进去。更糟糕的是,从这座久无人气的房子里还透出一束光线。

有人在家!

